



春秋集傳
五

□ 12
3605
5



開口12
號3605
卷5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

昭公二

丙景王
十年
七年
晉平二十三
齊景十三
衛襄
曹

武二十
陳哀三十四
杞平公郁
釐元年
宋平四十一
秦哀二
楚靈六
吳夷未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
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

春秋集傳

卷三十

七

分類了
卷号 154(4)
通籍

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復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涖盟○夏

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

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月

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

襄公

丁景王十一年 八年 晉平二十四 齊景十四 衛靈公元年 蔡靈九 鄭簡三

十二 曹武二十一 陳哀三十五 杞平二 宋平四十二 秦哀三 楚靈七 吳夷未十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專寵檢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

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敢干之者
 也不能援立嫡家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在良我
 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覆音腹沒罪固大矣陳侯信
 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
 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表音公族而徇其私愛
 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象豈不失親親之道
 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
 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

留出奔鄭○秋蒐于紅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
 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
 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
 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
 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
 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

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殺陳孔魚○葬陳哀公

戊景王十
九年晉平二十五齊景十五衛靈二蔡靈十鄭簡三十三

曹武三十二陳滅杞平三宋平四
十二秦哀四楚靈八吳夷未十二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

四月陳災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

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日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用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羅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矍如齊○冬築郎囿

巴景王十年 晉平二十六年 齊景十六年 衛靈二十三年 蔡靈十一年 鄭簡三年

十四曹武一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 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未十二

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 秋七月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已私耳以為復古

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葬晉

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庚景王十年 十有二年 晉昭公夷元年 齊景十年 衛靈四 蔡靈十二 弒

鄭簡三十五 曹武二十四 陳滅杞 年五 宋元公佐元年 秦哀六 楚靈十 吳夷未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其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宜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

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猶其宮室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其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我蠻商鞅，以是給徒亥。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
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
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
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
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
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
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
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
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來

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
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
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侵祥 ○秋季孫意

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
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
厥慙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

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入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旋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入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月

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虜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

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辛景王十

十有一年

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蔡滅鄭簡三十

六卒曹武二十五陳滅杞平六宋元二秦哀七楚靈十一吳夷未十四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二月

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

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

子愁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曹陽冬書晉伐鮮虞秋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魏因執虞公則以師與入稱之今晉雖為護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

人之所以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
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將相
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
俗河決魚爛不可應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
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
過乎

壬 景王十 十有三年 晉昭三 齊景十九 衛
申 六年 靈六 蔡平 公廬元年

鄭定公寧元年 曹武二十 六 陳惠公 吳元

年 杞平七 宋元三 秦哀八 楚靈十二 弒吳

夷未

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
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其怨矣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
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
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
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
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
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
其實不
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

虔于乾谿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脇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二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園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纒盈

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鯀於衛是也公二十七年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甲里不繫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諳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妾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弑如教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朔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

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勝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臨於勢而忘其定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弑公子比何也初子于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

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子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

丘

按左氏晉成厲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軟及魏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鄆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音士以德脩國政其臣

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未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二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

春秋集言 卷三十一
不可以不示衆卒未治兵建而不施壬申復施諸
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
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南
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
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
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
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
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
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
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歆相命
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反
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

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
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詐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
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恫疑恐喝
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
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
不道為後世鑒也

公不與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
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
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
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

春秋集言 卷三十一
同端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泄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黜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

晉疆邲十年伐晉取邲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邲晉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與邲通好亦不朝夕伐晉而邲邲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邲晉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

于陳

楚處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處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在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處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

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與滅國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

復○吳滅州來

春秋集註卷之三十一終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一

昭公三

癸景王十
酉七年 十有四軍 晉昭四 齊景二十 衛靈七 蔡平二 鄭定二

曹武二十七卒 陳惠二 杞平八 宋元四 秦哀九 楚平王居元年 吳夷末十六

春意如至自晉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

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蔡晉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入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之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誅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很脩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二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

法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晉殺其公子意恢

甲景王十有五年晉昭五齊景二十一

二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杞平九宋

春王正月壬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

于武宮齋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泣事齋入而卒去樂卒事

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齋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齋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錄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

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郟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郟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郟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

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譖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知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

伐鮮虞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

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冬公如晉

乙景王十**十有六年**晉昭六年齊景二十二年衛靈九年蔡平四鄭

定四曹平二陳惠四把平十宋元六秦哀十一楚平三吳僚元年

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度欲滅中國而棄

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排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矣昭公安於危辱無激

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

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景王二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年衛靈十蔡

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一

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師

師滅陸渾之戎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統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太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事見左傳二十二年至長十二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如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散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雍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

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說勝囊在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維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攻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丁景王二十有八年 晉頃二 齊景二十四 衛靈十一 蔡平六 鄭

定六 曹平四 卒 陳惠六 杞平十二 宋元八 秦哀十三 楚平五 吳僚三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禪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學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禪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

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郟。○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

白羽。

戊寅 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 晉頃三 宋景二十五 衛靈十二 蔡平七 鄭

定七 曹悼公午元年 陳惠七 杞平十 三 宋元九 秦哀十四 楚平六 吳僚四

春宋公伐邾。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稱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按左氏許悼公瘡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當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

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歎飭粥盍不容粒盍音益益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當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揮刃而殺舉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二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

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

已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

許悼公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

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入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已 景王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晉頃四 齊景二十六 衛靈十三 蔡平八 卒 鄭定

八 曹悼二 陳惠八 杞平十四 宋元十 秦哀十五 楚平七 吳僚五

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孫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

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畫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駭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

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

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庚景王二十 十有二年 晉頃五齊景二十

辰 十四年

十有二年

七衛靈十四蔡悼

公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三陳惠九杞平十五宋元十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

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

南里以叛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

戚者而不言衛見襄公二十六年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見定公十一年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鄙及桑林門以宋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脇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集註卷之三十一終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二

昭公四

辛景王二十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

巳五年崩蔡悼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

六宋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春齊景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

南里出奔楚平

華向誘殺群公子入劫其君取其大子毋弟為質
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
赦之賊也宋宣陽力必誅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
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
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急於救患固請逸賊
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吾齊苑何忌衛公
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
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
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

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王者
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
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
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見左傳僖公臨于洛陽力
鳴反衆祖而伐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見前漢
二年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太輅其臣則介倫
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
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
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

景王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鳩鴉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嬖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燕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賤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

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蚩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

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雖苟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父而未立者王受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主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无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正當得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

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奸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

日有食之

壬敬王二十有三年

晉頃七齊景二十九
衛靈十六蔡悼三卒

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
宋元十三春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魯○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即狄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
徵知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

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徵也
也所謂以其事而徵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
為方伯不奔問官守又省禔器具徐遣大夫往
焉勤王尊王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
焉音矣

夏六月茲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

庚輿來奔

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報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
人患之又將叛之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
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

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
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
惡鳥故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徵之也所謂以其
人而徵之者也徵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
春秋書法達王事各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
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

子晳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
不書楚令尹既喪息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

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
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
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實亦不同也故總言
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
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一國之君幼而往不能以
禮自守後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
也其曰胡子晳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
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
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
君死曰滅胡子晳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
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葉
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

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子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不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宜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曰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權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特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

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

復

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耻也以周公之曾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有耻

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自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其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癸敬王二十有四年 晉頃八 齊景三十 衛靈公二十七年 宋昭公申元年 鄭

定十二年 曹悼六 陳惠十二 杞平十八 卒

宋元十四 秦哀十九 楚平十一 吳僚九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叔孫舍室

自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事 左傳二 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善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善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甲敬王二十有五年

晉項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

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

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黃父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
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吾子其早圖之
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
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將納王夫以王
猛之無寵單旗劉蚩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
召伯與南宮嚚其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
然會于黃父九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
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
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
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羨辭何也王室不
靖亦惟友邦冢君克脩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
任亦何羨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入

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
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鸛鶴來巢

傳曰鸛鶴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于汶魯在汶南其
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冗而巢陰居陽位臣逐
君象也鸛鶴宜冗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氏宜臣
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
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以再雩為早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

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兩電地震四
見於經三二年四年大兩電十旱乾為虐相繼而起
三二年六年八年二十六年二地電有鸛鶴來巢異之甚也
十四年及此年七年七書零季辛又零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
 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及身脩德信
 用忠賢異災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
 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設
 邦享國長久宣主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
 脩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
 入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
 克自省而亦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
 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
 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父君無多辱公不從意
 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
 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父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隱作
 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隄西北隅以入孟
 氏殺卻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
 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士庶魯君於
 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無有其仁民賦入於其

家半矣受命救公也遂入鄆帥師取下也不以聞
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
動而公子慙奔魯之群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
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
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
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
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
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

以失國而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
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
見左傳娶孟姜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
用而屑屑為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
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
以為禮哉其言曰自宮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
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
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
納公之實
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宋公佐卒于曲棘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魯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初初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父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也有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春秋集註 卷之三十一 終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三

昭公五

乙酉

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 齊景三十二 衛靈十九 蔡昭三 鄭

定十四 曹悼八 陳惠十四 杞悼二 宋景公 樂元年 秦哀二十一 楚平十三 卒 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二月公至自齊 居于

鄆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
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鄆
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
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
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
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
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
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
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

為于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
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
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
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死居帥師從公
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
故微之也事見公圍成則季民之不臣昭公之不君
齊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
所類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
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

十月天子入于成周

左氏曰晉知_音躒_音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_音班成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二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_魚列弱其世適_音適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_烏故非

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_音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轍_音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丙敬王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 齊景三十 三衛靈二十 蔡昭四

鄭定十五 曹悼九 卒陳惠十五 杞悼三 宋景二 秦哀二十二 吳昭王軫元年 吳僚十

二二卷第... 弑

春公如齊八至有齊居于鄆○夏四月

吳弑其君僚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
四子長_展兩_反諸樊次餘祭_側界_反次夷末次季札光
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
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
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
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太臣任大事事莫大於

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
靖人無間_去言此兼政大臣之任伊召_{邵音}之所以
安商周犯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
羣小閭寺_{如字}又_{音待}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_慶
反用彼相息亮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
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昭殺其大夫卻宛○秋晉頃士鞅宋景

樂祁犁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莊人滕悼

人會于扈

按左氏扈之會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
 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比官喜曰魯
 君守齊二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
 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
 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
 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
 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
 于扈將為于偽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
 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
 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
 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
 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

取舍之大情
 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莊快來奔公如

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丁敬王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齊景三十
 亥六年四衛靈二十一蔡昭

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
 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闔

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戊子 敬王 二十有九年 晉頃十三 齊景三十 五衛靈二十二 蔡昭

六鄭獻公董元年 曹聲一 陳惠十七 杞掉 五宋景四 秦哀二十四 楚昭三 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

遣使來唁，殘事也。亦書于經者，非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難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遺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在五侯

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天下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知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晉者皆艾魚列反胡化陷穽才性之中其從才用者又皆艾魚列反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建如此然

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下孟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巳 敬王 三十年 晉 頃十四卒 齊 景三十六

一 曹 聲三 陳 惠十八 杞 悼六 宋 景五 秦 哀二十五 楚 昭四 吳 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

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列唐武
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
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
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扶
反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
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庚敬王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

衛靈二十四

蔡昭八 鄭獻三 曹聲四 陳惠十九 杞悼七

宋景六 秦哀二十六 楚昭五 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
乘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
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
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
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
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楊宮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求君不入及其獲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誣安
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謀
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
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
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顯者也得春秋
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
公於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

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敬王 三十年 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 齊景三十八

鄭獻四 曹聲五 陳惠二十 杞悼六 宋景七 秦哀二十七 楚昭六 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越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定韓不信

齊景高張宋景仲幾衛靈世叔申鄭獻國

參曹聲人莒郊人薛襄人杞悼人小邾人

城成周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重乎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
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側界仲所逐
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行苦且為孫甯所逐
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

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
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通回挽之者所以雖
矢而復扶又得也魯自季友受賈秘音以為上卿至
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
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
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
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
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
為入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
臣之心為入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
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
矣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三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四

定公一

七年	廬六年	七年	吳闔	七年	楚昭	二十八年	秦哀	二十一年	陳惠	二十一年	陳惠	二十一年	宋景	八年	秦哀	二十八年	楚昭	二十八年	秦哀	二十八年	楚昭	二十八年		
禮	悼	九年	曹隱	公通	元年	陳惠	二十一年	宋景	八年	秦哀	二十八年	楚昭	二十八年	秦哀	二十八年	楚昭	二十八年	秦哀	二十八年	楚昭	二十八年	秦哀	二十八年	
鄭	獻	五年	曹隱	公通	元年	陳惠	二十一年	宋景	八年	秦哀	二十八年	楚昭	二十八年	秦哀	二十八年	楚昭	二十八年	秦哀	二十八年	楚昭	二十八年	秦哀	二十八年	
壬	敬	王十	元	年	晉定	三年	齊景	三十九年	衛靈	二十六年	蔡昭	十年	魯定	三年	齊景	三十九年	衛靈	二十六年	蔡昭	十年	魯定	三年	齊景	三十九年
辰	一	年	元	年	晉定	三年	齊景	三十九年	衛靈	二十六年	蔡昭	十年	魯定	三年	齊景	三十九年	衛靈	二十六年	蔡昭	十年	魯定	三年	齊景	三十九年

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衎及務人而立公子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音現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恋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為于偽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

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丁亂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前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有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循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

春秋集註 卷三十四
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
秦哀二十九楚昭八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脩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

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生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

甲敬王十三年 三年 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

曹隱三陳惠三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二月

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

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乙未四年 敬王十 四年 晉定六 齊景四十二 衛靈

曹隱四 弒陳惠三十四卒 杞悼十二卒 宋景十一 秦哀三十一 楚昭十 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

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方陵侵楚

按左氏傳 赫悉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 遷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 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虐 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禰矣有荀寅者 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 而還 旋書曰 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

嘉歸殺之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轍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為故於前無以先聲後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郟二十二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翮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

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二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暗侵楚之陋臯鼫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 ○ 六月葬陳惠公 ○ 許

遷于容城 ○ 秋七月公至自會 ○ 劉卷

卒葬祀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
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
二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鄖。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鮮蔡圍也荆楚暴橫去盟主
不能致其討天主不能達其命長上惡不悛音復
扶又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
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柏

舉大敗。必遇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
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
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
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
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
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閭子
胥宰嚭音都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
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
德宏樂音各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
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
貶而稱入春秋。
之情見音見矣。

庚辰吳入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聲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棄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聚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比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丙敬王十五年 晉定七年 齊景四十三 衛靈公十五年 申五年 蔡昭十四 鄭獻九 曹

靖公露元年 陳懷公柳元年 杞僖公過元年 宋景十二 秦哀三十二 楚昭十一 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

蔡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音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

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姑之見不賞私勞昭見五年傳致辟僻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令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恣反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及晉士鞅帥

師圍鮮虞

丁敬五十六年 六年 六牟 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公昭十五鄭獻十

曹靖二陳懷二杞禧二宋景三十三秦哀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

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

祁犁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於 反以酒焉獻楊楮食允 六寸范趙方惡如字又其

辛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音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疏吏而私飲酒不敬二十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戊敬王十七年七年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公

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四 終

春秋集註卷之三十四
 猶○八月大雩○公十月
 對盟于○大雩○晉圍夏陽○西
 齊人侵衛○齊人侵魯○齊人侵魯○齊人侵魯
 春王五月夏四月楚齊盟于○盟于○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五

定公二

巳 敬王十 **八年** **晉** 定十 **齊** 景四十六 **衛** 靈
亥八年 三十三 蔡昭十七 鄭獻十

二曹靖四卒 陳懷四卒 杞禧四 宋景十
 五秦哀三十五 楚昭十四 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

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

瓦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柴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在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式智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

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

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

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水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

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生雖又未得從昭穆而
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
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承呪其不正始以昭公之
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
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
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太弓之上見下現
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太弓

庚子 敬王十九年 魯定十一年 齊景四十七年 衛
九年 靈三十四年 蔡昭十八年 鄭獻

十三卒曹伯陽元年 陳閔公越元年 禮僖
五 宋景十六 秦哀三十六 卒楚昭十五 吳
闔廬 十四

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萬卒○得

寶玉太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太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
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音黃封父之繁扶元弱也
子孫世守罔敢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
取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於阮琰以冉禾球夷玉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 鄭伯萬卒 得寶玉太弓

父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羨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去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扶問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音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平敬王二十十年 晉定十二 齊景四十八 衛靈三十五 蔡昭十九 鄭聲

勝元年曹陽二 陳閔二 杞僖十 宋景十 秦惠公元年 楚昭十六 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

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息亮反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素報反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呼報反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不于盟兵不偪彼力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
 於人為失禮齊侯邊止之而屬章欲其臣曰夫人
 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
 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
 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
 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
 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
 不與預音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

陰田

公六年齊師圍衛十六年齊師圍衛十七年

齊人前此掌歸濟子禮西田矣後此掌歸謹及聞
 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
 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來谷
 孔子攝相息亮事具左右司馬以從才用至于會
 所以禮相見卻齊倖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
 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
 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
 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
 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
 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
 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
 而無所忘音也其曰天之將喪息浪反斯文也後

死者不得與音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音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

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知帥師圍郕則疆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二世希不失矣二家專魯為日

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諸人故所惡下烏故反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二子知傾公室以自張如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

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

奔陳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從回地怒扶反乙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于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于偽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求在古况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王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

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

二十鄆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把僖七宋景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

曹入于蕭。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
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反用之別筆列
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
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
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
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泄盟

癸卯 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晉定十四齊景五十
衛靈三十七蔡昭二

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
十九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年

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

帥師墮郟○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二都於是叔孫氏
墮郟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
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旗下伐之
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繩證反
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同與防民

諸侯猶有叛者見坊記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色角反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鳥故反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

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

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室自圍成

按左氏將墮成公歛處交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此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太司寇攝相音亮反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二月而商賈音古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

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殆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此至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暮月則不待其革而自墮矣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 晉定十五 齊景五十 衛靈三十八 蔡昭

二十二 鄭聲四 曹陽五 陳閔五 杞僖九 宋景二十 秦惠四 桓昭十九 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景衛侯靈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

圍 ○大蒐于比蒲 ○衛公靈孟彊帥師

伐曹 ○秋晉定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按左氏趙鞅謂耶音鄆音午曰午同族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置也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許趙孟怒遂殺午圍耶鄆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食亦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按左氏知音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

序或賤而穢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音現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楯食允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扶又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木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以鞅反詞也韓魏為干反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

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莫罪一也鞅
 以有援於春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
 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
 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
 致辟歸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苦浪不衷
 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
 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用以逐君
 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
 得而脅於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
 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
 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也夫春秋之意矣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
 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
 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
 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天者有
 罰其不即入心遠矣王曰
 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敬王二十有四年 晉定十六 齊景五十

二十三年 鄭聲五 曹陽六 陳閔六 杞僖十 宋

景二十一年 秦惠五 楚昭二十 吳闞廬十九

卒

春衛靈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景

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

檇李吳子光卒

按左氏吳伐越句古侯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反即屬章欲反劔于頓吳師屬自因伐之闕間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古反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荀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主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五年乃載越

然則夫極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八公至自會○秋齊

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右尚來歸賑○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愛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人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

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

莒父及霄

丙敬王二十有五年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五

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景二十一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隱來朝○鼯鼠食郊牛
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

胡子豹歸

按左氏吳之入楚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滅入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

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社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
蔭○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姒氏
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
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魯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成漆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五終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六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絕筆謚法

折仁短恭曰哀

丁	敬王二	元年	晉定十八年	齊景五十四
未	十六年	衛靈四十一	年	蔡昭二
十五年	鄭聲七	年	曹陽八	年
僖十二	年	宋景二十三	年	秦惠七年
				楚昭

二十三年吳

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

男圍蔡

按左氏曰報栢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下同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掌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扶又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音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怨也

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其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怨楚之罪詞也

鷩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鷩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其文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暈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取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

以重祭得郊禘太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制見王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音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本邵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戊敬王二十二年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卒蔡昭三十八

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二宋景二十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濼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貜盟于句繹

曷為列書二卿哀公得國不張木室三卿並將去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醴焉適

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其文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受四分公室有其一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下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及政則曰歸有秦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誣蒯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人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

春秋集言
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崩賸之於天理違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崩賸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音現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

子駟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執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又何也楚既降反江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音暗師矣復扶又反下背音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音楷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問前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表罪於執政其謀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

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故公孫獵則
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
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
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已敬王二十二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
西十八年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

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祀僖十四宋景二
十五秦惠九卒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春齊景國夏衛出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
為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室

三楫在下君命祗音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
為大音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
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前
贖前贖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
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前贖為未絕未絕則是世
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
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
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事見石曼姑主兵圍
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
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
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
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

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反於慶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瞶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音捨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無利其國滅天

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

宮災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初危反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郟陽○宋樂

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

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邾

庚敬王二十九年四年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

衛出二蔡昭二十八殺鄭

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祀僖十五宋景

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
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背音楚音詐吳又委罪於執政見其謀國如是則
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
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
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諛
及其官者二公孫盍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於是而
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

稱盜蘇轍以為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景

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

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呼報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君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

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秋八月

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

公○葬滕頃公

辛敬王三五年晉定二十七年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公朔元年鄭

聲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夏齊侯景伐宋○晉定趙鞅帥

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壬敬王三六年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子十一年衛出四蔡成二鄭

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晉定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

會吳夫差于祖○秋七月庚寅楚子軫

卒齊陽生悼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見家語注身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扶又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字也陽

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展兩立少詩昭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者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音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反細證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主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實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

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地而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反皮寄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景公何巢帥師

伐曹陽

癸敬王三十七年晉定一十四齊悼公陽生
五十二年元年衛出五蔡成三鄭聲
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
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景皇瑗帥師侵鄭聲 ○晉魏曼多

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郕 ○秋公伐

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傳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人為偽及下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明在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起呂反之不積

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音現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倉刀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上聲矣

宋景人圍曹陽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六終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七

哀公二

甲敬王三
十三年 八年
晉定二十五 齊悼二 衛出
六 蔡成四 鄭聲十四 曹陽

十五 國亡 陳閔十五 杞僖十九 卒 宋景三
十 秦悼五 楚惠二 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景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也善辭上下之
同力也曹伯陽好反報田也鄰人公孫彊獲白鴈

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故事大說音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暗晉而奸音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吳為于為和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即直書不諱之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

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音又餘燼似刀背音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化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音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耻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讜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

月冬十有一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

歸謹及闡。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謹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在早惡不悛。銓音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起，昭及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

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乙 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晉定二十六年 齊悼三 衛出

十六 杞閔公維元年 宋景三十 一 秦悼六 楚惠三 吳夫差十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春秋集言 卷三十四

丙敬王三十五年十年晉定二十七年齊悼四年衛

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陳悼七楚惠四吳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

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

取謹及聞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謹及聞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音遠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太惡不待貶絕而自見音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

春秋集注 卷三十四 四十一

月公至有伐齊○葬蔡悼公○衛八公卒
 驅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春秋惡交為故首亂善辭紛自誅亂臣討賊予之外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
 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
 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
 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
 入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

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
 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掌為楚
 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
 侯縱其暴橫不能脩方伯連帥所數之職而吳
 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
 子欲居九夷棄梓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與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丁 敬王三十有一年 晉定二十八 齊簡公
 十六年 壬元年 衛出九 蔡成
 七 鄭聲十七 陳閔十八 杞閔三 宋景三十
 三 秦悼八 楚惠
 五 吳夫差十二

春秋集註 卷三十四 春齊悼國書帥師伐我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令齊師及清涉河非有城下之盟可議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音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我惟于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友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某君來齊人為反是取讎及聞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讎及聞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閔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

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

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戊敬王三十有二年晉定二十九齊簡二

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五十

四秦悼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由什一
 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
 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
 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重其有無今
 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
 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
 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
 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

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
 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
 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
 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喜卒

孟子曰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音娶
 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
 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謂服之窮也五
 世而袒免問殺友界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
 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何以通乎綴之以姓而

弗別合綴作之以食嗣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呼報強吳以去上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音現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息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楫牽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子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來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于偽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公會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景瑗

于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
冬蟲

巳敬王三十齊簡三衛
未十八年十有三年晉定三十一蔡成九鄭聲

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
五秦悼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春鄭聲罕達帥師取宋景師于岳○夏許

男成卒○公會晉侯及欒子于黃池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天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賸夷狄之強而抑其橫去聲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音扶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展兩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注見隱公三年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況於以父事

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音到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令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音覲深切著明之義也魯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見孟者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呼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

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扶又與晉人爭長展兩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晉定魏曼多帥師侵衛出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

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庚敬王三十九年甲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

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於證反雖殊其理一也易曰乾文大人若

先下悉薦反天而天弗違後下同天而奉天時舜
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
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
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
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
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駟虞鵲
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
倫氣志天人交相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
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資良弼得於傅巖周
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
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發感退舍至於

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
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音現下於
行事以遺唯季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
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
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
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
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
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
九法斃音扶天下無復音扶又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
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揆亂
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
物脩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
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辭乎
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
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
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于人心者猶在蓋有不
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七 終

兼應二癸巳歲吉且
三條通菱屋町炊屋
林甚右衛門尉板行

